

靈樞卷之六終

靈樞經卷之六

錢塘張志聰隱菴集註

朱長春永年

同學倪洙龍冲之合叅

高世栻士宗

五變第四十六

黃帝問於少俞曰。余聞百疾之始期也。必生於風雨
寒暑。循毫毛而入腠理。或復還。或留止。或爲風腫汗
出。或爲消痺。或爲寒熱。或爲留痺。或爲積聚。奇邪淫

溢不可勝數。願聞其故。夫同時得病。或病此。或病彼。意者天之爲人生風乎。何其異也。少俞曰。夫天之生風者。非以私百姓也。其行公平正直。犯者得之。避者得無殆。非求人而人自犯之。

馬仲化曰。此言人之感邪同。而病否異者。非天有私。而人有避不避之異也。

黃帝曰。一時遇風。同時得病。其病各異。願聞其故。少俞曰。善乎哉。問。請論。以比匠人。匠人磨斧斤礪刀。削斲材木之陰陽。尙有堅脆。堅者不入。脆者皮弛。至其

交節而缺斤斧焉。夫一木之中。堅脆不同。堅者則剛。脆者易傷。況其材木之不同。皮之厚薄。汁之多少。而各異耶。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。遇春霜烈風。則花落而葉萎。久曝大旱。則脆木薄皮者。枝條汁少而葉萎。久陰淫雨。則薄皮多汁者。皮潰而漉。卒風暴起。則剛脆之木。枝折机傷。秋霜疾風。則剛脆之木。根搖而葉落。凡此五者。各有所傷。況於人乎。黃帝曰。以人應木。奈何。少俞答曰。木之所傷也。皆傷其枝。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。人之有常病也。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。

之不堅固者。邪之所舍也。故常爲病也。

此章論因形而生病。乃感六氣之化。有五變之紀也。夫形之皮膚肌腠筋骨。有厚薄堅脆之不同。故邪舍有淺深。而其病各異。卽五藏之病消癰。腸胃之有積聚。亦因形之皮膚肌肉而病及於內也。故以木之皮汁堅脆多少。方之陰陽者。木之枝幹皮肉也。交節而缺斧斤者。比人之皮弛肉脆而骨節堅剛也。是以一木之中。尙有堅脆之不同。堅者則剛脆者易傷。況其材木之不同耶。木之皮薄枝脆。

寶命論曰木
敷者其葉發

者比人之皮不緻密。膚腠疎也。木之多汁少汁者。比皮膚之津液多少也。木之蚤花先葉者。木氣外敷而不禁風霜也。潰散也。漉滲也。皮薄多汁者。遇久陰淫雨。則潰而漉。剛脆之木。遇卒風暴起。則枝折。杙傷。蓋汁多者不宜陰雨。剛脆者又忌暴風。以比人之腠理疏者。漉汗。剛直多怒者。消癰也。木之所傷。皆傷其枝。枝之剛脆者。易傷。而堅者。未成傷也。故人之常病。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。邪之所舍。而常爲病也。○朱永年曰。木枝者。比

人之四肢。本經曰。中於陰。常從跗臂始。是以上古之人。起居有常。不妄作勞。養其四體也。

黃帝曰。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。何以候之。少俞答曰。肉不堅。腠理疏。則善病風。黃帝曰。何以候肉之不堅也。少俞答曰。腠肉不堅而無分理。理者粗理。粗理而皮不緻者。腠理疏。此言其渾然者。

朱永年曰。此言皮不緻密。肉理粗疎。致風邪厥逆於內。而爲漉漉之汗。蓋津液充於皮腠之間。皮潰理疏。則津洩而爲汗矣。委中之下曰臍。太陽之部

下經曰。腠肉不堅者。皮緩。

經云水道不
行則形氣消
索

分也。蓋太陽之氣主於皮膚。如臑肉不堅而無分
理。無分理者。粗理也。理粗而皮不緻密。則腠理踈
而渾然汗出矣。倪冲之曰。太陽之津氣運行於膚
表。如天道之渾然。水隨氣行者也。故皮不密則氣
泄。氣泄則津亦洩矣。

黃帝曰。人之善病消痺者。何以候之。少俞答曰。五藏
皆柔弱者。善病消痺。黃帝曰。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。
少俞答曰。夫柔弱者。必有剛強。剛強多怒。柔者易傷
也。黃帝曰。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。少俞答曰。此人皮

膚薄而目堅固以深者。長衝直揚。其心剛剛則多怒。怒則氣上逆。胸中畜積。血氣逆留。腠皮充肌。血脈不行。轉而爲熱。熱則消肌膚。故爲消痺。此言人之暴剛而肌肉弱者也。

消痺者。痺熱而消渴消瘦也。邪氣藏府篇曰。五藏之脈微小爲消痺。蓋五藏主藏精者也。五藏皆柔弱。則津液竭而善病消痺矣。夫形體者五藏之外合也。薄皮膚而肌肉弱。則五藏皆柔弱矣。夫柔弱者必有剛強。謂形質弱而性氣剛也。故此人薄皮

膚而目堅固以深者其氣有長衝直揚之勢其心
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而血積於胸中氣逆留
則充塞於肌肉血畜積則脈道不行血氣留積轉
而爲熱熱則消肌膚故爲消癰此言其人暴剛而
肌肉弱者也蓋肌肉弱則五藏皆柔暴剛則多怒
而氣上逆矣○朱永年曰按本經有五藏之消癰
有肌肉之消癰五藏之消癰津液內消而消渴也
肌肉之消癰肌肉外消而消瘦也蓋因於內者必
及於外因於外者必及於內形體五藏外內之相

合也。○高士宗曰。按平脈篇云。腎氣微少。精血奔氣促迫。上入胸膈。蓋精血少。則逆氣反上奔。故曰柔弱者。必有剛強。謂五藏之精質柔弱。而氣反剛強。是柔者愈弱。而剛者愈強。剛柔之不和也。

黃帝曰。人之善病寒熱者。何以候之。少俞答曰。小骨弱肉者。善病寒熱。黃帝曰。何以候骨之小大。肉之堅脆。色之不一也。少俞答曰。顴骨者。骨之本也。顴大則骨大。顴小則骨小。皮膚薄而其肉無腠。其臂懦懦然。其地色殆然。不與其天同色。汗然獨異。此其候也。然

後臂薄者其髓不滿。故善病寒熱也。腠音窘。懦音糯。

此言骨小肉弱者善病寒熱也。夫腎主骨。顴者腎之外候也。故顴骨爲骨之本。顴大則周身之骨皆大。顴小則知其骨小也。腠者肉之指標也。懦懦柔弱也。臂薄者股肱之大肉不豐也。地色者地閣之色。殆不與天庭同色。此土氣之卑汚也。髓者骨之充也。骨小則其髓不滿矣。夫在外者皮膚爲陽。筋骨爲陰。骨小皮薄則陰陽兩虛矣。陽虛則生寒。陰虛則發熱。故其人骨小皮薄者善病寒熱也。○倪

冲之曰。津液隨三焦出氣。以溫肌肉。充腠理。淖澤
注於骨。補益腦髓。潤澤皮膚。如臂薄者。通體之皮
肉薄弱矣。皮肉薄弱。則津液竭少。故曰臂薄者其
髓不滿。○高士宗曰。邪在皮膚則發熱。深入於骨
則發寒。

黃帝曰。何以候人之善病痺者。少俞答曰。粗理而肉
不堅者。善病痺。黃帝曰。痺之高下有處乎。少俞答曰。
欲知其高下者。各視其部。

此言理粗而肉不堅者。善病痺也。理者。肌肉之文。

理如粗疎而不緻密則邪留而爲痺。夫皮脈肉筋骨五藏之分部也。痺論曰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爲痺。以冬遇此者爲骨痺。以春遇此者爲筋痺。以夏遇此者爲脈痺。以至陰遇此者爲肌痺。以秋遇此者爲皮痺。故各視其部則知痺之高下。蓋心肺之痺在高。肝腎脾痺在下也。

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。少俞答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澤如此則腸胃惡。惡則邪氣留止。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溫不次邪氣稍至。

馬氏曰惡者
俗云不好也

穢積留止。大聚乃起。

朱永年曰。此言善病腸中積聚者。以腸胃之惡也。
夫皮膚薄而氣不充。身澤毛肉不堅。而津液不能
淖澤。如此則腸胃惡。蓋津液血氣。腸胃之所生也。
惡則邪氣留止。而成積聚。乃傷脾胃之間。若再飲
食之寒溫不節。邪氣稍至。卽穢積而大聚乃起。夫
腸乃肺之合。而主皮主氣。胃乃脾之合。而主肉主
津。故皮膚薄而肉不堅。則氣不充。而津液不淖澤
矣。氣不充而液不澤。則毫毛開而腠理疏。疏則邪

氣留止。漸溜於腸胃之間而成積聚矣。

黃帝曰。余聞病形。已知之矣。願聞其時。少俞答曰。先立其年。以知其時。時高則起。時下則殆。雖不陷下。當年有衝通。其病必起。是謂因形而生病。五變之紀也。風雨寒暑。運行之六氣也。六氣在外。以病形。故當先立其年。以知其時之六氣。如辰戌之歲。太陽司天。二之客氣。乃陽明燥金。主氣。乃少陰君火。此主氣勝。臨御之氣。值此時。氣高而病必起。起者。卽帝所謂或復還也。如三之客氣。乃太陽寒水。主氣。乃

少陽相火。四之客氣。乃厥陰風木。主氣。乃太陰溼
土。五之客氣。乃少陰君火。主氣。乃陽明燥金。終之
客氣。乃太陰溼土。主氣。乃太陽寒水。值時氣下而
爲客氣所勝。故其病必殆。殆。將也。時氣下而不能
勝。則病將留止。卽帝所謂或留止也。蓋風雨寒暑
乃臨御之化。六期環轉。客於形而爲病。故必因時
氣以勝之。此論六氣之在外也。陷下者。陷於腸胃
之間。而成積聚也。衝通者。五運之氣。通出於外。而
衝散其病氣也。如太陽寒水司天。而五運乃太宮